

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

艾 芜 專輯

#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

艾芜专辑

四川大学中文系编

一九七九年八月



艾芜同志像

## 前 言

(一)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、科研内部参考用书。

(二)参加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协作编写的单位有：山东大学、山东师院、广西师院、上海师大、上海戏剧学院、辽宁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安徽大学、安徽师大、华中师院、江苏师院、扬州师院、沈阳师院、河北师大、杭州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师院、浙江师院、徐州师院、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。

(三)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。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：

《中国当代作家小传》(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)。

马烽、巴金、王汶石、王愿坚、艾芜、田间、老舍、冰心、刘白羽、刘知侠、孙犁、沙汀、李季、李准、杜鹏程、陈残云、张天翼、何为、周立波、杨沫、杨朔、玛拉沁夫、胡可、欧阳山、贺敬之、草明、柳青、闻捷、赵树理、姚雪垠、徐迟、秦牧、峻青、茹志鹃、夏衍、郭风、郭小川、郭沫若、梁斌、曹禺、臧克家、魏巍等作家。

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》、《天安门诗抄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于无声处》、《丹心谱》、《甲午风云》、《江姐》、《刘三姐》、《红岩》、《红日》、《林则徐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杨开慧》、《阿诗玛》、《新民歌》、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、《豹子湾战斗》等作品。

(四)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的各专集，一般包括下列内容：

- (1) 作家传略
- (2) 作家的生活与创作
- (3) 评介文章选辑
- (4) 作家著作目录、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

(五)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，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，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，对此，我们表示衷心感谢！

(六)本专集由四川大学中文系毛文、黄莉如同志编选。

(七)由于水平所限，时间仓促，错误缺点难免，请予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九年八月

# 目 录

艾芜小传	( 1 )
艾芜谈自己的生活、思想和创作	( 4 )
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鲁迅 沙汀 艾芜	( 4 )
我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(即《南行记》序)	( 8 )
作家生活自述	( 12 )
《战乡》校后题记	( 14 )
《战乡》里面的语言	( 17 )
——并谈我写作所用的语言	
《艾芜短篇小说集》序	( 22 )
解放前后	( 24 )
我与苏联文艺	( 36 )
《初春时节》序言	( 39 )
《艾芜选集》后记	( 40 )
《艾芜中篇小说集》序言	( 41 )
《百炼成钢》前言	( 43 )
为《百炼成钢》的朝鲜文译本写的序言	( 44 )
生活·故事·人物	( 45 )
《浪花集》后记	( 60 )
《南行记》新版后记	( 61 )
《南行记续篇》序言	( 62 )
《艾芜短篇小说集》后记	( 67 )
《夜归》前言	( 73 )

艾芜的生活道路、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·····	( 76 )
怀艾芜先生 风砂·····	( 76 )
艾芜的早期创作生活 瞿光熙·····	( 81 )
艾芜漂泊在缅甸 黄焯卿·····	( 83 )
钢笔文章笃友情 黄焯卿·····	( 86 )
试论艾芜的创作道路 洁泯·····	( 88 )
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不断前进	
( 摘录 ) 谭兴国·····	( 101 )
艾芜作品评介·····	( 102 )
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 周立波·····	( 102 )
痛( 摘录 ) 郭沫若·····	( 103 )
郭沫若给彭桂萼的信 ( 摘录 )·····	( 104 )
读《南行记》 周立波·····	( 105 )
《里门拾记》( 摘录 ) 刘西渭·····	( 108 )
艾芜的《丰饶的原野》 向秀·····	( 110 )
艾芜的《故乡》 向秀·····	( 114 )
评《故乡》 劳辛·····	( 116 )
现代小说过眼录：艾芜的《回家》 士仁·····	( 121 )
谈《艾芜短篇小说集》 陈翔鹤·····	( 125 )
论《春天》 周立波·····	( 132 )
群众喜爱反映真实生活的短篇小说·····	( 135 )
——读者对艾芜的《新的家》的一些意见	
从《新的家》谈起 殷白·····	( 141 )
谈艾芜的《夜归》 吉蒂·····	( 143 )
工农的面貌 生活的气息 刘正强·····	( 150 )
——读《夜归》	
闲话《夜归》 巴人·····	( 153 )

探求新的生活的美 冯牧·····	( 161 )
——从艾芜的短篇集《夜归》谈起	
广阔的生活 集中的描绘 巴人·····	( 172 )
——略评“百炼成钢”	
艾芜创作路程上的新跃进 冯牧·····	( 176 )
秦德贵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张纲·····	( 181 )
——钢铁工人座谈《百炼成钢》	
生产战线上的英雄，工人阶级的模范 孙昌熙	
——试谈艾芜著“百炼成钢”中的	
秦德贵·····	( 187 )
象生活一样地丰富多采 蒋孔阳·····	( 199 )
——谈艾芜的“百炼成钢”	
试论《百炼成钢》 王西彦·····	( 211 )
论秦德贵 程思维·····	( 235 )
如诗如画的《南行记续篇》 林如稷 尹在勤··	( 245 )
《野牛寨》 吴伯箫·····	( 259 )
阿秀活着——读《野牛寨》 朱寨·····	( 262 )
人物与环境——艺丛译点 马铁丁·····	( 266 )
旧地的抒情——读《野牛寨》 谢帆·····	( 269 )
读《澜沧江边》 冉淮舟·····	( 274 )
读《玛米》 士德·····	( 278 )
《姐哈寨》读后 钱逸·····	( 281 )
“豹尾”琐谈(摘录) 牧知·····	( 283 )
《雾》的艺术构思 丹砂·····	( 284 )
这挺有意思 高岑·····	( 287 )
何其芳同志与艾芜同志论《文学手册》的信··	( 289 )
艾芜的创作及评介资料目录索引·····	( 295 )



当代部分·····	( 295 )
解放前部分·····	( 323 )
后 记·····	( 356 )

## 艾芜小传

艾芜、原名汤道耕，（曾用笔名：杜泉、魏良、荷裳、刘明、乔诚、岳萌、吴岩、汤爱吾等），四川省新繁县人，生于一九〇四年。他的祖父种地，有时在私塾教书。他的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，所得工资，只能糊口。

艾芜幼时就喜欢听村人讲三国戏，以后，开始读《三国演义》之类的小说。他在高小读书的时候，就喜欢阅读《新潮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少年中国》等进步杂志。他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，正是“五四运动”之后，他对当时流行的翻译作品和创作小说也非常喜爱。在“五四”革命精神的感召下，他在一九二五年秋毅然离开了师范学校，离开了家乡，投入了人生的大海。

他先到了云南昆明，在红十字会作过一年半的杂役。后来，他又在云南西部的群山中流浪过一个时期。一九二七年春天，他到了缅甸，在缅甸克钦山中的马店里作了五、六个月扫马粪的工作。后来，他又到了仰光，因病被旅店主人赶到街头。这时，一个叫慧万法师的中国和尚救了他。这个和尚是研究梵文的学者，以教书为生，他看到艾芜能写作，便鼓励他向报纸投稿。于是，艾芜便开始写作，把稿件投给华侨办的《仰光日报》付刊。这段时间他还作过小学教师、报纸校对、报社付刊编辑等工作。一九三〇年，艾芜因失业流浪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，不久，返回缅甸。一九三一年春天，他因同情缅甸达拉瓦底县的农民暴动，被英帝国殖民主

义政府逮捕并驱逐回国。

一九三一年夏天，艾芜到了上海，遇到了师范学校的同学沙汀。沙汀觉得他有这样丰富的生活经历，很可以从事写作，便把他安排到自己家里住下，让他进行创作。这年冬天，艾芜和沙汀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，请教有关小说题材的问题，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指导。

一九三一年，艾芜加入左翼作家联盟，并开始“左联”的刊物《文学月报》上发表短篇小说。从这时起，他才真正开始了创作生活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在杨树浦工人区为“左联”作发展文艺通讯员的工作，并在工人子弟校及工人夜校教书。

一九三三年春天，艾芜在上海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，并被关押半年多，后经鲁迅先生和“左联”的多方营救，才得以出狱。

抗战前，艾芜的作品有：《南国之夜》、《南行记》、《山中牧歌》、《漂泊杂记》和中篇小说《春天》（《丰饶的原野》的前半部）、《芭蕉谷》。这些作品，表现了殖民地人民在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的反抗精神。抗战时期，他的作品有：短篇小说集《逃荒》、《萌芽》、《黄昏》、《冬夜》、《锻炼》、《荒地》、《秋收》和中篇小说《江上行》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写作，写出了短篇《都市的忧郁》、《石青嫂子》、《暮夜行》、《烟雾》，中篇小说《一个女人的悲剧》、《丰饶的原野》（包括《春天》和《落花时节》）、《我的旅伴》《乡愁》和长篇小说《山野》等。

解放后，艾芜得到了深入工农群众、表现工农群众的自由，他的生活、思想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解放初，艾芜曾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市文化局长，同时，任《人民文学》编委。历任全国文联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一九五七年，艾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现为四川省文联党组成员。

一九五二年，艾芜参加全国文联创作组，到钢都鞍山深入生活，在钢厂住了一年半，写出了《新的家》等短篇，深受工人群众喜爱。

一九五三年，他以炼钢工人的生产和生活为题材，写成了长篇小说《百炼成钢》的初稿，经多次修改后，发表于一九五七年的《收获》上。次年，《百炼成钢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这个长篇标志着艾芜创作上的新跃进。

后来，他陆续写出了短篇集《夜归》、《南行记续编》，散文集《初春时节》、《欧行记》，文艺论文集《浪花集》等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艾芜深受“四人帮”迫害，丧失自由达四年之久。一九七二年三月，他得到解放时，正值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，为了表示纪念，他于同年七月去大小凉山生活了两个多月后，即写出了《高高的山上》（一个中篇的一部分），发表在《四川文艺》七三年一月号上。但立即遭到“四人帮”控制的文化组的攻击。“四人帮”在四川的追随者也摇旗呐喊，随声附和，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艾芜才再次得到了解放。

现在，艾芜正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新的长征。他纵情欢呼新时代的到来，“幸亏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我们文艺工作者又有写作的自由了，又可以自由地下到农村，进入工厂了。墨在欢呼，笔在跳跃，雪白的纸张笑脸迎人，新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。”（《夜归》前言）他表示：“决定把有生之年，献给党，献给人民，在文艺工作

上作出更大的努力。”（《艾芜短篇小说选》后记）

去年九月，七十四岁高龄的艾芜作为作家学习访问团的团长，和许多老作家一道到大庆油田和鞍钢访问、学习、创作，受到大庆、鞍钢党委和广大工人的热情接待。

艾芜的作品不仅在国内深受读者欢迎，而且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。早在四十年代，他的一些短篇就有俄文和日文译本。解放后，他的作品又陆续翻译成了英文、朝鲜文、匈牙利文、乌克兰文、越南文、日文和俄文。

目前，艾芜正致力于写作新的长篇《春天的雾》。

编者 1979年6月

## 艾芜谈自己的生活、思想和创作

###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

L·S·先生：

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，是抑制得很久了，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，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。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，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——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。

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，所采取的题材：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，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，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；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——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，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

动，刻划在创作里面——不知道这样内容的作品，究竟对现代时代，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？我们初则迟疑，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。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，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，对于目前的时代，成为白费气力，毫无意义的。

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，籍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，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，便去而之他的文人。因此，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，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。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，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，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，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——这脾气是否妥当，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。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，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。

即祝

近好！

Ts—c·Y·及Y—f·T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。

## 回 信

Y及T先生：

接到来信后，未及回信，就染了流行性感冒，头重眼肿，连一个字也不能写，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，这才来写回信。同在上海，而竟拖延到一个月，这是非常抱歉的。

两位所问的，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，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。而作者所站的立场，如信上所写，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。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，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

的东西，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，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，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。

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，所以当动笔之先，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。我想，这对于目前的时代，还是有意义的，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，却是不妥当的。

别阶级的文艺作品，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。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，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，从无产者看来，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，是一家子的事，无须管得，更说不到损益。例如法国的戈兼，痛恨资产阶级，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。倘写下层人物（我以为他们是不会“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”的）罢，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，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，于无产者并无补助。而且从来也很难言。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，当巴黎公社初起时，他还很感激赞助，待到势力一大，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，就变成反动了。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，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，却还有存在的意义。如第一种，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，加以袭击，撕其面具，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。如第二种，则生活状态，当随时代而变更，后来的作者，也许不及看见，随时记载下来，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。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，还都是有意义的。不过即使“熟悉”，却未必便是“正确”，取其有意义之点，指示出来，使那意义格外分明，扩大，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。

因此我想，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，动手来写的。不过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，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

意思的故事，便填成一篇，以创作丰富自乐。这样写去，到一个时候，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，——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，即使几十年后，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，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，将是别一种作者，别一样看法了。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，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，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，看见新路的。

总之，我的意思是：现在能写什么，就写什么，不必趋时，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，自称“革命文学”；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，没有改革，以致沈没了自己——也就是消减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。此复，即颂  
近佳。

L.S.启。十二月二十一日  
《二心集》，（一九三一年作）



# 我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

## ——第一创作序——

(即《南行记》序)

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，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，在缅甸克钦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…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。但那目的，只在娱乐自己，所以写后就丢了，散失了，并没有留下的。

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，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份，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，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。

初到仰光时，没熟人，又没有钱，而且病了，住在 Maung Khine Street (当地华侨叫做五十呎路) 的腾越栈内，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——想驱逐我，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。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。一天，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，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，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，并且不要什么钱。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——一包破书和旧衣，好好地包着，叫我随身带去。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，使我非常地感激，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，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。然而到了医院，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，就算了，并不容许我住下。于是，只好一路呻吟着，折了回来。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，扶我走进店门时，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，塞在门口，马起脸说：

“这里住不下了！”